

學部通辯

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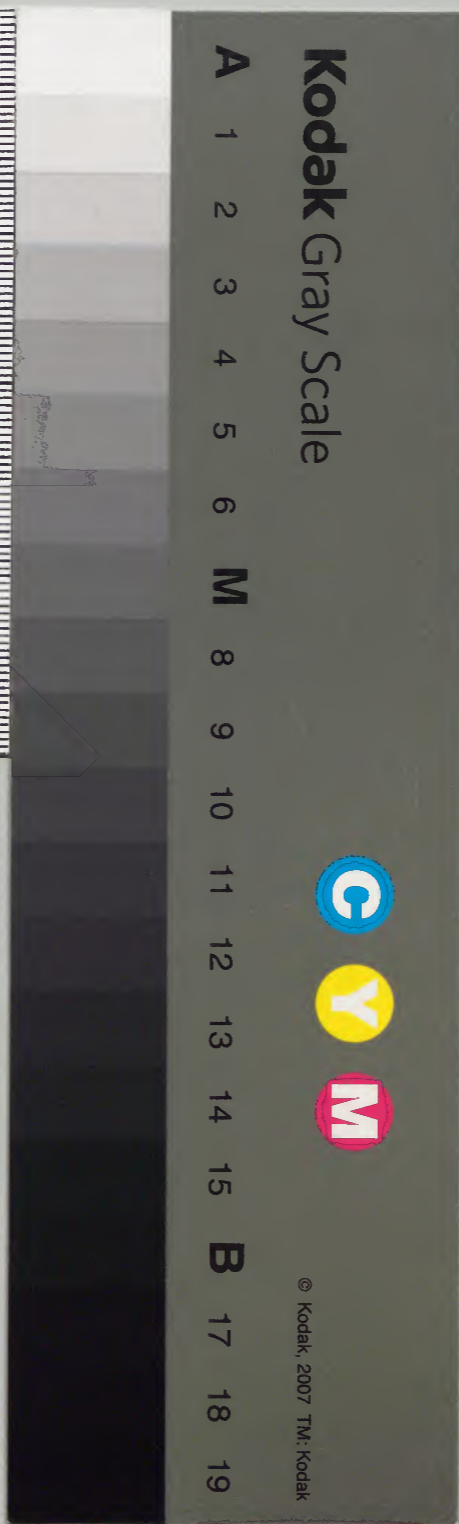
二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二	三	四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儒家類

漢 書 門			
六	〇	二	
一	五	一	
四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五	九	〇	二
函	架	冊	號
			漢書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021	
冊數	4 (2)		
函號	299	107	



淺草文庫

學部通辯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辯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

學下有尊字

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為塗為蔽。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蔽。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其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

重下有有字

瓚。東筦清瀾居士陳建謹叙。

--	--	--	--	--	--	--	--	--	--

學部通辭後編卷上

東筦陳建著

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重校

此卷所載。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勘破禪陸根本。

載下有著字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

學部通辭

後編卷上

一
啟後堂

乃下有亦字

學音通辨

右於此無乃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辯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為證。以此也。大慧語錄。楞嚴圓覺。皆禪宗佛要。

之下有底理
窮象山之六
字
無是字

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為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是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並朱子語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為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

學音通辨

後編卷上

二

啟後堂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亾。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徃徃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卽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爲修鍊精神計。及其

積久也。精神凝聚澄瑩。豁然頓悟。則自以爲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爲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

此一路。並象山語錄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為禪學無所逃

矣。象山每以孔孟為辭。今攷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

有一言及于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

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辯証。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

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偽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

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其禪見偶合。尊信

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

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

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何有欠
 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
 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象山語錄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
 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
 為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
 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象山年譜
 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象山語錄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

窮下八字別提

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
 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為求放心。不復以
 言語文字為意。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耶。

陸子曰。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
 顏子。然用力却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
 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疊疊之意。須
 磨礪鍛煉。方得此理明。窮究磨礪。一朝自省。並象山語錄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

人乃亦以磨礪精神誣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毆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讀書。謂須是就血脈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脈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為所遮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

無之字

無又字

官有其職。某因思之。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已。他日待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又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語錄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

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卽達磨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
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澄
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
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卽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
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按此卽
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考察洙泗言仁書。終

不知仁。卽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也。因瞑
目澄心而始解。卽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也。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
道而言也。孟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
視阜民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
誣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享事實之樂。
而無暇辯析于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
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

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澄心之說。然後知其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象山凡說道說仁。說此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為象山之所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日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

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象山語錄

按此即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為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強合一也。鏡中觀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

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
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畱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
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日嘗聽扇訟。陸先生卽揚聲
答曰。適斷扇訟。見得孰非孰是者。卽本心也。慈湖聞之。忽
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
卽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
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故書猶疑。終夜
坐不能寐。天曠曠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
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

由作尤

沿作治

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
不動如鏡中象矣。慈湖遺書

鏡作鑑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
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昭融記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畢見其中。
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
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

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心也。人心澄然。清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識心見性。卽識此見此也。慈湖烏得妄指爲仁爲道爲孔子之學邪。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援。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

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亦卽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助之間。天地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朱子文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受業。

朝鮮本地作理

以書質于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卽同慈湖也。朱子以此書答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其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克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

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其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愚按子晦鑑影之說。尤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弄精神也。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聖賢

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困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裡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某坐於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畧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

孔下有義字

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體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卽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心。我答汝。卽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卽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辰卽是我。四時寒暑卽是我。山川人物卽是我。風雨霜露卽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慈湖遺書

按此卽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援儒佛尤明。象山嘗因

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脈。惟象山工于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輩。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

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遁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礮去圭角。浸潤著

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並象山語錄

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湖反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慈湖遺書

慈湖此語。卽佛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卽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卽此也。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拾于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

話作說

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佛氏只是話箇大話。謾人。陸學卽同此弊。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澄然清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書夜寢。心愈寤不寐。

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絕影。流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慈湖遺書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為禪益彰。羅整菴云。余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語為答云。

佛在庭前栢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遠旦。攬

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

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

言語。始覺其非。朱子答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

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

子樹倒置

常作嘗

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

步雲生足。底用思為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梭山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發。常

聞鼓聲。震動牕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象山年譜

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日瓦

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梭山此語終亦引

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誌語。始發象山之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絕四

嘗作常

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嘗若有一物。及一再聞其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慈湖遺書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于五祖也。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明閣。他如

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悟。一皆是夜。皆夜卧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柰何指此為識心見性。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自然靈。人為

宿無靈骨之
下有在師友
處有所聞又
不踐履去是
謂無靈骨十
七字

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為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並象山語錄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下文

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即同宿無靈骨。本禪語。

楊慈湖奠馮氏妹辭云。吾妹性質靈明。觀古默契。靈覺天

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古。婦而能覺。古惟太

姒。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

氏母子及吾妹斯。某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

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

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慈湖遺書

朱子嘗答陳正已。謂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

于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為靈

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輟耕錄。襄州居士龐蘊

妻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

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蘊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

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

達磨。明稱龐氏。明祖述孔叢子偽書之言。明說鑑象反

觀黑幕流汗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神。虛

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間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個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為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神之

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民無事安坐。瞑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如宇宙字義之省。下樓扇訟反觀黑幕鼓聲之覺。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行。雖老師宿儒為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其禪不待智者而辯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象山語錄

神下有此精神四字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于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愚按。陽明此論。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

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老子曰。

谷神不死。

谷者養也。

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

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朱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耳。

莊子曰。至道之精。窈

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

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

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

弄卒歸自私與釋老同也。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辯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為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

不堪。象山語錄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云。自家主宰嘗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答作與

陸子答涂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并以究斯義。象山文集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人多

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魂強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于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朱子語類

接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

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也。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象山文集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于此。象山語錄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援。從來文字無此樣轍。象山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象山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裡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會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裡。却捉聖賢說話壓在裡面。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

會作會

若作如

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若販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並朱子語類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朱子語類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

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
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
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
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各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
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域也。若于吾學果有所見。則彼
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
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
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
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

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
托于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没。頃
刻萬變。而幾不可辯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
而卒不足以欺人也。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各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
之禍。實起于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辯。
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
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
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

弊俱無以逃此矣。困知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接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于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于儒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答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于天下，豈真尊主

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禮，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豈真有意于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賢聖之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已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云：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何人辯真偽。愚辯陸學，深有感于茲言。

賢聖二字例置

後下有隱諱
改換而誠慤
已自象山出
而後十四字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闕道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為隱諱改換。不害其為誠慤也。亦以可為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為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困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嘆歟。
學部通辯後編卷上終

學部通辯後編卷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于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

吳顯仲問云。其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常行。覺精健否。胸中覺快活否。伯敏答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

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即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即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

知上有時字

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畱一些方得。並象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即佛氏以事為障之旨。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

無一捨字

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惹下有他字

仲弓爲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濶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閒引惹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閒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

並象山語錄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為完養精神之地。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嗚呼。信矣。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徹甚至。但終有桑

常作嘗

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于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同。朱子常謂冷淡生。活即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正是取資神養真也。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于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靜。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臥輪禪師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某禪師云。但能

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又曰。無心卽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于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

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雕出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為善所害。象山語錄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于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即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惡能害心。善亦能害

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即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事等語。皆即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即佛氏以理為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于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于人。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已知道。夫子

視下無三勿字

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躡等。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即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于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為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為粗迹事。為之未。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為兩截。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

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為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為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讀書之為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于尊德性而流于禪。而不知其分明葱嶺帶來。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



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未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于寡欲存心。一主于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辯。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讀書不必窮索。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

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並象山語錄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于事實則不

可須臾離。于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急思

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逐

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為

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

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書下有史字

等作可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常讀

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

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

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為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

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

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為憑物。須識破。則書

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嘗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

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靜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卽說鏡象之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辯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其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常作嘗

今人畧有氣馘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其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並象山語錄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脚。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為明白。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常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

朝鮮本下二
著字作註

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乃以六經為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為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脚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象山語錄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矜悻

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
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言。其弊皆象山
始。傳燈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
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
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識度
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
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
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為註脚。又為陸沉甚矣。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
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
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
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為婁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
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為
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
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

在作作

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接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濶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啟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卽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

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于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

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朱子文集

天上有與字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為至道。朱子乃以為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

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

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

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

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不以為然。

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

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答汪尚書。即磨磚之誚也。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于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朱子文集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畧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並朱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鈎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錄作類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辯書疏。皆翻騰改換。假借遮

學部通詳

後編卷中

七

啟後堂

掩大言濶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為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畧于文集也。近世不知其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為所謾耶。

徒下有却字

其作此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成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為此編。不獨辯明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

篇。畫出一箇聖人。愚為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疎畧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說學者疎畧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

其私者。固莫這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疎畧輕信。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為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為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于

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
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
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辯。謂王安石以自信亂
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
罪人。與斯言皆萬世之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
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
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
此便是窮理。朱子語類

性下有者字

是只二字倒置

常作嘗

接近世學者。辯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
疎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
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于禪者。亦是只知其
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辯陸之要也。
何謂辯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
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
害。皆辯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
後。無人根究到此。常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
後世不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

此難乎遮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辯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辯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辯矣。若不辯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葉。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辯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為證。以此或曰。朱子辯陸學。止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未嘗

朝辭本禪作
儒
朝辭本葉作
節

常作嘗朝辭
本全

說及養神一路。予于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常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辯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冤陸。緣此而致強為早晚之說。以通之也。昔達磨將滅。謂_某人得吾皮。_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路。

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
部矣。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
山一部禪矣。

學部通辯後編卷中

終

學部通辯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
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

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義惟公。故

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

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

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辯判然矣。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

學部通辯

後編卷下

啟後堂

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朱子語類

接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接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末異。

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象山語錄

無是字

此語卽是同前意。此一物。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卽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卽此一種議論。

按道一編。指答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篁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困知記謂李翱于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專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辯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

從否。陸子曰。然。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間。陰為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管攝。為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為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遍河沙。吾之道。殆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

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也。汝自棄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于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為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為儒，則全為儒。無陽儒陰

限作陷

理下有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一字

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母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母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限于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因做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為

簡易之從乎。象山語錄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猶未見其排老氏。則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象山

猶作獨則下無指字

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做學者攻異端而歸于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為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為異端。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閒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為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為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閒言語。

常作嘗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象山語錄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為狠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為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為閒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三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為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為害道。謂異端非佛老。而季繹為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涓厓象山學辯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強辯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悻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遍。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

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尚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于鄙言。謂有所啟。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

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辯。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至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知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尚何道耶。眼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趙子云。此又謂不爲僧也。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

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祟。遂至毀冠裂冕。

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佺佺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至。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為高第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刪定之學。高談大論。畧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

知下有所字

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悟者果何道也。

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即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啟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醕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髡剃效僧徒。子淵詩偈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為高弟首稱焉。謂啟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

何近世咸為所蔽。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放下稍忿慾紛起。恣意猖獗。朱子語類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喻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入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

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為吾子憂之。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為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

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

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于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

朝鮮本有作無

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亦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有這般顛狂底聖賢。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耶。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朝鮮本有下有言字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却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並朱子語類

接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

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朱子語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朱子文集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並朱子語類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

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仔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失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

宜陷溺者多。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為害。今此編三節既辯。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

失作無朝鮮本全朝鮮本宜下有乎字

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大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

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

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接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傳良也。

吳草廬澄為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像曰。儒者曰

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

百世。師山鄭氏曰。名玉。歛人說。見道一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

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

陸赤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

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

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

事同。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

不同作不合

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為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為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于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邪。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為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潘子善。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



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為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于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弟。傅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于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為優耶。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學部通辨

後編卷下

啟後堂

